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六

上蔡先生語錄上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凡人慮事心先因故言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

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笑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

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克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本性一安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

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將擎拳豎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止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

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聞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

覷着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誦當時諸國君相恁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教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叅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嗟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博

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数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予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橫渠嘗言五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

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

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輸石來喚作黃金辨認

不過便生疑惑纔有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

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

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

惡其覈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

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

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故

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

不着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為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為天之所為聖門學者為天之所為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拍顧而集不動顏色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

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抄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抄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即三五年不能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
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稟
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
不合尚有貴底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微仲須
做只是這漢俗呂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
食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
便令放者只為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
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
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
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闕愛甚事何故
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
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

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
點推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
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
心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
來甚可羞事到強為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
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
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重千雲水
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
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
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
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

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
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
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
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
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却不同何故却不同曰
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何故却
不着工夫曰為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
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
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
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
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

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
許多事邵即默然邵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
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
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衆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
兒樣看直是不管你也可謂豪傑之士

學者須是曾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鄆縣
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
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曾懷直是好與
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
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
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
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

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
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
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
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
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
却無感動興發處只為泥却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
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
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昌云能來思
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歸于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
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

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
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
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
在肚裏也即不得

問為政如何謝子曰吾為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
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
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為之
期期至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
束者中為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
復繼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
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

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
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元詞謝子遂言曰吾每就事上着
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得盡余問吾文應
是銷去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齋一
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含
養始得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
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至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
子貢稱孔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為他與天
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
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

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
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
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門如何謝子曰他
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
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
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
有許多分別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

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
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拍天說地怎消得
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
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
不是一齊差却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為他不窮天
理只將拈起匙把筋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
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
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
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
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余又
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
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

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
做甚磨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
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
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為更不作
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
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
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
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
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
上底資質始得顏子猶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

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為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術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只讀左傳亦可以見矣如隱公欲為休老之計或勸之即真公以誠告之其人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決斷耳推此類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得來

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為甚恁地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而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他要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斬斷便沒事

余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

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一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着寫不得不信底把着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

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

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謝子曰
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洒掃應對上做
起曰洒掃應對上學却似太瑣屑不展托曰凡事不必
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
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
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
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
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
平地上一般只如洒掃不着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着
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為此
古人須要就洒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

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
從此心中流出令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
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
如承大祭底心在便長識痛癢
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
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
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
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觀盥而不薦潔其誠矣何必薦也此所以為神道設教孔子不欲觀禘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食正欲飽居正欲安無求飽求安之心可也敏於事則如天運而不息慎於言則正辭氣而出之也就有道而正焉非忘我者不能

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

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所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關為難透釋氏以覈色關為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為宗釋氏指性於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疑於無異然而不同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子開有大臣氣象不以言色假人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

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
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
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
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
之至且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失
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鬼神之為德盛矣乎
養氣延年則人勝天矣曰不外乎一氣耳
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包
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宿怨
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凡事只是積其誠意自然動得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
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
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
自期也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候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
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為
未有根因指庭前醅醖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
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
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父而
母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之所欲固
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苟欲兩順之獨無方便乎若不
以親之心為心非孝子也曰親之心或有逆於義理則
亦以親之心為心乎曰未論到此但只盡自家愛親之
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耳所
以從兄者為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兼愛萬物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
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為之心多欲有為則當強盛方勝
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為長生如道家也
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
作兩般理會登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

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弃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
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並無羨羨底心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
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
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
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
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
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
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
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

樓抄本
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
十數年過却如夢問何故却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
開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煞長明道曰賢者其如此其
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閑又近於放
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
是放開也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六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七

上蔡先生語錄中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

曾氏本此下云儒之仁佛之覺

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

曾本此下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謂君子也謂學

為君子者也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
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
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
後放學者纔有此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
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步
始得

曾本云子嘗學射到一把去聲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到一把放了底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人有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嘗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昔日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

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曾本云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着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非中也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為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為中須權輕重以取中吳本云因指所執扇曰謂扇頭為中則扇柄非中也須是以輕重之中為中如此又却是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

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曾本云學者先須窮理因搖扇曰此亦有理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天也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格物窮理也格物必至於知至不知至是猶識金安知其非鑰石也故必知至然後能誠意窮理之至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問理

須物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理通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也

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一作不可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曾本云釋氏之與吾儒須認取精微處有非同非不同處須認得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

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
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
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
多着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途不得執一邊

曾本云問敬與慎同異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
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
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非禮勿言動眈聽須是如顏子事斯語吳本有鄭始得字
氏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不可須更離
也曰固是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眈聽是禮與
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因說伯淳終
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

儼然即之也温又云昔日用工處甚多但不敢說與
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此下須去不合做事至多着靜不妨與胡氏
同昔伯淳先生教予予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
說話却似扶醉漢放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
一邊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
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
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者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
人氣象亦相似

嘿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

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
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
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工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
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
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
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
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曾本云問執輕如不克是慎之貌也如何是敬之貌
每遇事着心是否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
始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否尋常矜持甚覺勞是否曰
太矜持却不是如尋常做事用心過當却有失在勿

忘勿助間耳強有力者亦須做得徹然人亦須量力
太強其心却成狂妄念起也且放去又問佛氏有不
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然須識得念起
時又問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詠之心入之矣外
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初學能至此
否曰雖未能便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交相養
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悠
悠思住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聃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
可易易即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
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為善
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味在曾中朝夕玩

味方可

曾本云問顏子請事斯語非禮則勿聽言動若言
 動非禮則止甚分明聽聽如何得合禮曰聽言動
 皆不可易易則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
 以我聽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聽聽不以我也昏失之矣又曰聖人以慎言
 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屬須存這氣味在胸中
 朝夕玩味不須輕說與人不說與人不字本有是各輕
 說與人人未必信況吳本無此使人生鄙悖之心却
 是自家不是須留在胸中且看尋常有此自得事在
 胸中別纔說了又別只看不言不語底人做得出惡
 來也毒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
 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佛氏
 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云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既見了自是
 不肯就理因舉正叔脈伯淳墳侍行問儒佛之辨正
 叔指墳園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
 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吾儒下
 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故自理去則見得牢亦
 自信得及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
 後信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

已怨天道也

曾本云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勿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怨天道也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怨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怨朱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怨曰天無意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能窮理窮上二本無此二字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因指屋柱曰此木可以為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為曲直者命理性命一而已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

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自是當為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却教誰做

曾本云二人初見請教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因指小樹子須是先生根本然後栽培又曰須是有諸己有諸己之謂信指小樹有箇根本在始培養灌溉能成就為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麼又曰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

此下與胡氏本皆同

問聃聽言動合理而與禮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聃聽有甚禮文以斯聃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

曾本云問合聃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

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
動猶可以有禮文斯聽有甚禮文以斯聽自
然合理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
只是壹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
箇實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體
便見得

曾本云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
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
之謂也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
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學須是熟講

曾本云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仁亦在夫熟之而已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
名亡矣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令人莫不知有君能事
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何別曰心是
發用處性是自然

曾本云石問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
知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知天事天如何曰事
天又別問知天莫便能事天否曰不然且如今人莫
不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
朱曰事天工夫最難周曰事則是不違又問心與性

是如何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

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

一般只為私心一作意本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

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

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令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

不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

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

曾本此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

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

此氣象才好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

臨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

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

曾本此下云便非天性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

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之至

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

為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自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予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曾本云論楚州徐仲車所論煞得中體却謂人不可不作文猶且演義理作詩賦多是尋人意不到處逸

天十八遭走幾時曾教在定中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又云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因舉伯淳語云

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黎云古禪老有遮眼之說蓋有所得以經遮眼可也無所得所謂牛皮也須穿透

或以誠為專意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謂曾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謂

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

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

與點之意

曾本此下云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

吳本做不作賢

得然常懷此意在曾中在曾點看着正可笑爾學者不可着一事在曾中纔着此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

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

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曾本云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亦須壯其氣盛氣以
 作事否曰亦須壯着氣如今人有氣索時安能充其
 體况塞天地明道云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是孟
 子有此氣其下旁說大綱問知言養氣或謂辭氣是
 一道事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又問行有不懂於心
 或謂多不字曰慊是厭足之意看不厭足時人氣如
 何又曰要識浩然之氣於心得其正識取又曰志與
 氣交相養故下面論心然亦須外面養他問與元道
 相似否曰是氣與神合只是無配義與道又問如今
 有盛氣人作事不是却無忌憚此八字吳本依有能
不是事是不配義
 不慊否曰如此安能浩然浩然是無虧欠時

或曰矜夸為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
 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夸
 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
 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
 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
 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為
 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
 着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
 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却別有病處

曾本云問某有一病且如依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
 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

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為不合有已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箇夸心如今老郎家亦恐不免又云有人愛騎好馬道長人精神意思古人有自為衣服制度者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悅小兒家具吳本然有曰因舉孟之反事子曰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先生笑曰直如此巧此四字吳本又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夸勝為矜有其善為伐矜伐煞害事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

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脉皆為有己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我至末事如見人着好衣便愛着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為人曰子路衣敝緼袍許大子路却只以此稱他只謂心下無此等事打得過又云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心自為賞罰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又問有一般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不要夸勝人曰亦有之然人之病

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或曰無學之人好惡直做得十分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先生曰真儒不到得窒礙不能變通乃腐儒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

曾本云問堯夫論霍光周勃做得許大事只為無學問無學問人做事好惡直到十分意謂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更前面有甚大事也不管不肯枉尺直尋是否先生曰此亦一說真儒不到得窒礙處不能通變乃腐儒爾此高祖所慢罵者因舉張良立太子却致四皓所謂納約自牖從人君明處納也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咏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曾本云問學詩以何為先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問莫須於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咏以得之發乎情止乎禮義便是法

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問聞見比昔日全別唯是見義未能決烈便為未能得別如舊謝子曰使賢當初見二先生革一革便別須是有道理革之不革其舊安能從新不見異人當讀異書投壺非着意非不着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為也但教每事如此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入

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

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心惻然有
隱於心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

志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

為學必以聖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

降此寧足道乎

元承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

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無響應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

孔小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七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八

上蔡先生語錄下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看文字須是一看過領得方是理通

克己須是從性偏難去處克己之私則心虛見

理矣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陳

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

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

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與窮理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這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
數冊又云一段事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
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話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
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
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
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又多逐人面上
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

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
却如此不熟

古人千言萬語許多模樣只要得一箇是字

或舉伯淳語云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
由自家

論及荆公勝流俗之說人多謂荆公以同己者為流俗
某謂荆公此說起於方特立有為之前非解於行新法
之後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為補不細

問患知道理如此不決烈便做常恤世俗人情毀譽覺
得勝流俗之說甚好先生曰合做便做不須恤其他不
恤世俗人情毀譽固好世俗人情有不害事者若故不

恤特異世俗致人毀笑以儒為戲或生鄙悖又却不是
范彝叟欲同二程先生看斷地黃明道率謝子謝以前
輩為辭明道曰一般是人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是其帖體出來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下

觀洛陽議論子厚謂二程纔窮理當下便了盡性至命
論魏韓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因及夏侯節
夫云此人不學天下有一般人不肯為惡只是泛泛地
過有一般人未必便合天理却有可開警處

舉瑩中道呂源明只會作宰相石子植論其家學修相
業云有之宰相也不難做只是公其心可以為相申公

寡言在中書議事眾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
不能易其議至如用人於己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
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
幾無出此如徐鉉質論初成每篇數千字後刪改極簡
可為人君座右銘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唯堯夫不然
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其兄弟某兄
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邢七好學明
道云邢七二十年裏待做多少事豈肯學這底或云邢
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謝云恨其生不早却辦
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却沒放過底事堯夫初學於
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關一坐必拜欲學堯

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盥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恁地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須還知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聽其言也屬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敬只是與事為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存主不逐彼去是敬之理否曰先有存主然後聆聽言動却汗漫了

且只認取與事為一時便是敬其他說各是一理從容中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顏子聞一知十之才猶自請事斯語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着晚西有件事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處之又每遇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憂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毫不立唯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有這箇道理處之某舊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法名五元化氣素問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行之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遍兩月便覺其効問云所病心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

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笑其節皆是病端立問暢論
敬云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以其說
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
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
如尸也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

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與其得鼻於州閭鄉黨寧孰諫是父母之過未至此不
可諫也子曰然有人為孝悌按本子做不能以義處却
致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極好笑先生然之
明道云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持敬否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季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見喻尤見
好悅豈不欲傾盡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而
泛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為善者不絕於天下
足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為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
失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
勝窮理則一也

答胡康侯小簡云承進道之意浸確深所望於左右儒
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
入路無住定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

君聞進學可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遊於河
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于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
信此語也

又答簡云蓋如語錄只少却三兩字便血脉不貫其語
不活如春秋之說正如此幸亮之春秋大約如法家斷
例也折以中道耳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甚善若欲少
立得住做自家物須着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
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
得難以好事祈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
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
之理不然休說
摠老嘗問一官負云嘿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

得是得箇甚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八

元城先生語錄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樞字聖
 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實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
 冬僕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
 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為言先生出
 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
 因上謁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幸時見過僕
 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為可教意亦自喜
 嘗曰某在謫籍少入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官昔來相從
 願他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
 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閭閻每見客無寒暑無
 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敬側肩背聳直身

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此因竊祿祠廩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能使他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陽馬永卿大年序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九

元城先生語上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又曰此公極慎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郵

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

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先生問僕舊治甚經僕對治書先生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僕聞其言色駭先生曰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之尚書是也僕曰其略何如可得聞乎先生曰止如稽古字往往不同不知近日士人如何解僕因舉新經以對先生曰此非金陵說乎非但金陵之說非而孔氏之說亦非也因令取注尚書以手指語僕曰自此作堯典以上書序也舊與他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曰以下語僕曰此兩字乃篇題也其下當為粵若稽古粵若

發語之辭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為順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賢卒未能解可取前漢儒林傳藝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見且曰堯典之說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為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僕又曰粵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字一句也今乃以堯典曰為一句若稽古帝堯為一句非也

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

樓抄本

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與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則曰金陵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欲學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與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朱雲是其一也僕退而檢朱雲傳筆陰守丞嘉封事薦朱雲為御史大夫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僕後見先生因舉此言先生曰是矣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

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狹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先生問僕曰世之所以罪金陵者何也僕以新法對先生曰此但一事耳其為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多成周之法且五帝之法尚不同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本朝何哉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以撓民也正如莊子言梧斗折衡則民不爭使天下人皆如莊周自可不爭使天下吏人皆如臨川可不要人

錢也僕曰所謂大害何也先生曰正在僥倖路開耳譬
如一大室中聚天下珍寶只有一門門前有一正路甚
廣大然極迂遠難到若非其人輒趣此路者必有人約
迴之然此室又有數小邪路可到有數小門可入自古
聖君賢臣相與同心極力閉此門若有由邪路來者則
拒之使不得入或時放一兩人入亦不至甚害也若乃
廣開此路大開此門則人乘此逕路而入自此門一開
之後不復可閉何況有人於室中招之乎嘉祐之末天
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擢用
新進少年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啟又教人主作福作威
之術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
時旨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為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

持可也若其勢必為姦臣所竊則賞罰網紀大壞天下
欲不亂得乎

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
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眾生
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
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
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假天下無三綱五常之
道則禍亂大作人將無噍類豈佛之心乎譬如州縣長
官不事事而郡縣大亂乃復禮佛誦經閉門坐禪以為
學佛可乎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
同爾先生曰古今大儒因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
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為儒佛弟子宜各主其教使之無

過於重而已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大可乎則鼎必覆矣且所謂佛法者果何物也凡可以言者皆有為法也謂之有為法則有成有敗然萬物之理盛極必壞故佛法太盛則不獨為吾儒病亦為佛法之大禍也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采非也芻蕘之言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為及於芻蕘之言乎而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為過於堯舜周孔此又好大之病也與溺佛而至佞佛同科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

隨時上下人也僕又問東坡稱先生喜談禪何也先生曰非也北歸時與東坡同塗極歎曲故暇日多談禪某嘗患士大夫多以此事為戲且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以為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僕曰此言為萬世禍或有

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把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

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

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先生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為執政與老先生論議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

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先生曰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為即言之若太迫蹙關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哲廟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畢於一小軒中賜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老儒也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嘆息久之

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槩論且以飲酒一事言之本草言三人早行內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冬月早行冒寒必疾故藉酒酷烈之氣以敵之其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效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盡知之若此輩或有言酒可以辟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積熱于五臟之間不可救也若北人能絕酒色兩事雖在炎方何害

先生嘗問僕參請乎僕對以亦嘗有此事但未能深得爾先生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不謂之

禪爾至於佛乃窺見此理而易其名及達磨西來此語
大行不知吾友於世所謂話頭者亦略聞之乎僕對曰
見相識中愛理會栢樹子又問吾友如何解僕無以對
先生曰據此事不容言然以某所見則夫子不答是也
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答然向上老和尚好玩
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栢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
不知只守了樹後尋祖師西來意可一笑也又曰佛法
到梁敬矣人皆認着色相至於武帝為人主不知法民
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法只認着色相則佛法有可
滅之理達磨西來其說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
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
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

力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
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
於五六十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
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
五經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只譚佛
法蓋為孔子地也又不根之人以謂寂寞枯槁乃是佛
法至於三綱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意又其下者復泥
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
蓋有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每曾與人言者亦本於老
先生之戒也

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謾記之先生為諫議大夫
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

不降出時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為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啟齒先生素嚴毅亦笑容又曰貢父好謹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敝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

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後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宇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聖志當時天下之論

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沈
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
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
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
故曰聖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主
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
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
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先生與僕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先生曰此二人
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
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相必要
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曰明皇仰

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
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官官者非也使力士
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辭之曷若
以語力士之言而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
與王毛仲不相善至奏其怨望之言而毛仲終被誅然
則人主不面質其臣而好與宦官密語未有不竊弄權
柄而亂天下者也此事可為戒不可以為法
先生與僕言仁廟恭儉先生曰仁廟恭儉出於天性故
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常記得老先
生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為非僕曰何
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
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

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疑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絕被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曾問其姓名至今以為恨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籍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上之分明知其姦至

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僕曰譬人之服藥未達藥性而誤服之一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今已知藥之害人以其甘而久服之藥之有益以其苦而去之則欲其人之不死其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僕無以對先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眷日深矣所謂

譖之者非顯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無不為也所謂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黨援者無不為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且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佞幸最能測人主之喜怒彼姦臣之為相豈無一事貽怒然纔覺怒必於佞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而去也又人主不知為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大臣不知佞幸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僕歸檢唐書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蕭嵩二十一年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嵩休同罷開元二十二年五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韓休為相明

皇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瘖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也帝默不應

先生嘗曰太祖即位常令後苑作造葦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制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

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熏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其後法壞自御前直降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以為例

先生嘗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以來世守此土兩蕃畏之故令世襲蓋其意曰若不捍禦則虜人入寇先壞世襲地此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

愛惜分外防備若挈土地入蕃不過令依舊世守本朝必為理會若反噬則太原及陝西路大帥禦之非若祿山連三路節度之比極為得策其後以為世襲不便以折氏平河東有功依舊乃移李氏為陝西兩鎮因此遂失靈夏至今為患又言太祖與群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已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至太宗未平晉已為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為平燕山詩賦方戰爭之時行在扈從群臣屬和將士歌艷文章而於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此慕虛名受實患也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

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先生一日僕閑語因言某人乃某人遠族也先生曰宗與族孰近僕曰宗近也先生曰此顛倒也然此事極卒難曉因命取左氏檢示僕曰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注云於城外向其國也同姓於宗廟注云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注云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注云父廟也謂同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注云諸姬同姓國也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注云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先共祖周公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為宗姬以縣主為族姬則親疎遠近失之矣又姬周姓也趙出於秦嬴燕姑息媯之類玉姬下嫁於齊而魯築王姬之館于外此其證也自唐以來已為失禮獨取美名若金仙玉真之類是也已為知禮者所笑若乃國朝最有法度無何壞之自漢之初以姬為貴姓取以為嬪嬙之號若戚姬薄姬之類已自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大笑先生又曰比年失禮多矣此特小小者耳若乃禮義廉恥是四維今乃掃地而盡此不獨可大笑真可大慟也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九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

元城先生語中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廷闕政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為無益也熙寧之初嘗有文字諫用兵而不曾留藁然其得在弟子之列嘗聞其大略以謂中國與夷狄為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今乃不然是富人愛鄰家貧民些小財物開門延入而與之博若幸勝焉則所得者皆微細棄賤之物不足為富人財用多寡若不勝焉則富人屋宇田宅財

物皆貧家所有矣又況博奕者貧人日月為之乃所工也而富人之所短貧人日夜專望富人與之博但無路爾今乃自家先引而呼之貧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貧人至於用刑法則是入官府也至是無術矣若不至於入官府處則為善矣且官吏之清嚴者常云富人挾勢以陵貧民故貧民往往得理今既用兵則中國夷狄之勝負繫之於天豈知天之心不若清嚴官吏心乎又況邊隅無隙而已為兵首乃最古今之大忌則官中所謂先下拳者也其敗矣必此疏累數千言大槩如此先生與僕論霍光立宣帝事先生曰霍將軍立宣帝固是好事然博陸之意亦有在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昏尚在霍光建議以王先帝已棄不

錄故立昌邑王賀昌邑群臣既到漢廷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得間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大都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為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為其無黨耳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摹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昔代宗憲宗時來瑱于頔最先來朝繼而或殺之或破其家而河朔諸藩鎮乃無術治之如此則藩鎮豈肯來朝也其縛盧從史事又直可笑

當初出兵驚天動地與武元衡復讎去討王承宗承宗
捉不得却去自家寨中縛下盧從史凱旋而歸君臣更
相賀其無恥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兩
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
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
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
易留住這漢侯捉得河東薛王令他納土於後數日錢
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
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
面再拜謝恩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先
生曰太祖此意何也僕曰此所謂不欺善也先生曰此
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

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用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
能守兩浙今錢王既歸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
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先生嘗言三代以上即不問三代以降雖漢高祖光武
唐太宗皆出吾太祖下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且以立
後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時處置不下高
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獨泣欲引刀自刺無處置如此
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齊王各長立奇偉
乃以天下與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產尚欲與其子況
天下之富貴乎此正諸佛菩薩用心為生靈而來既了
此一大事即脫然而歸不復為子孫計此堯舜用心也
僕曰舊史言唐明宗禱天而生太祖太祖於天成二年

丁亥歲生後太宗生於己亥歲兩聖人相繼生故能平定天下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勤也僕曰如何先生曰所謂長養成就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材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材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神考之信任金陵是其次第而老先生號為黨魁故金陵以兩府嗾之欲絕其辭然老先生是豈可以官職嗾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遂醞造一件大事點污老先生如霍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其豈有此事金陵請事曰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

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為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污蠱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今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出即以言事不當責之雖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近來言事之臣坐責宰相多諭言官令搜尋撰合事節污蠱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為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自知

己之姦邪欲天下之人須得如己之姦邪而不肯以直
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也
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不變
其說公羊穀梁出於漢初故列於學官而左氏後出與
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秋之說不勝其
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門人皆受六經之
義而六經皆前世事可以明言得失至於春秋所貶損
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
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
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為之也公穀皆解正春秋所
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

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
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
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
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
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
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三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
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已見亦可也然此
事先儒或為之多失於穿鑿以為三家皆不可信而吾
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
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為作怪至於以謂左氏者非
左立明也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
同時人所謂左立明恥之立亦恥之者左立明非春秋

左氏而左氏別有名也其妄意穿鑿乃至如此想見啖
助當初立此新意穿鑿之時自謂可破萬世之惑不知
為後世笑具也吾友宜深戒之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
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嘏
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為
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
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
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興王之初
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伎藝
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
悉後世不及也

先生問曰吾友亦嘗看佛書乎僕曰然先生曰凡看經
者當知其義若但尋文逐句即不通處或起誹謗或造
袂幻不若不看也僕曰何也先生曰法華經云或遭王
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乃尋段段壞言其性也
先生因取楞嚴經指示僕曰觀世音言令眾生於我生
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五者薰聞成聞六根銷復同
於聲聽能令眾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
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
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
所謂刀尋段段壞者正謂是耳又云七者性音圓銷觀
聽反入離諸塵妄能令眾生禁繫枷鎖所不能着謂人
得無畏力則雖被拘執而吾觀聽反入而枷鎖不能為

害故祖師被刑云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而老黃龍
住歸宗又入牢獄若此人者刑殺枷鎖所不能害也先
生又曰吾友可以此理論於人使後人不至謗佛也
先生嘗曰賢主言笑嘖呷足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有
死蕃商沒官環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
令郡官分買之為本路監司按劾計贓并環珠赴京師
具案既上仁宗時於禁中閱之且命取所估環珠上與
宦官同閱愛其環異張貴妃在側意欲得之上依所估
價出禁中錢易之以賜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有於上
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踊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
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環珠為首
飾以誇同輩欲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紵

紵地更沒此忌諱貴妃慙報起易之乃大悅使人各簪
牡丹一枝自是禁中更不戴環珠價大減

先生因言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
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
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
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
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
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
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慮意
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
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罪甚於解知故老先生與其言此二事以為得大臣之

體

先生曰老先生退居洛日無三日不見之一日見於讀
書堂老先生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
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老先生曰遺令之
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
令也老先生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
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
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
之遺令諄諄累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
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
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
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昨夕偶窺破之老先生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
士不足以語之僕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先生曰此
無他也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
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沉
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
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啜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
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
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
誑後世耳

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
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
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

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
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
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
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
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
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
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
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
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
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魏
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
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

告後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
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為得宰相大體後之為相者則
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
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網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
大患也

先生曰老先生既居洛其後之蓋十年老先生於園子
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
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唐
晉間人以救其敝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
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
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
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

予省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其言絕妙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為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收

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尅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陷吾友可記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顧老夫不復見也先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言之言畢色慘然者久之僕不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僕愈信先生之言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而晉地之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噫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又妄意測之曰丙午為天水故大最大忌又中國陽也夷狄陰也故晉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丁未年此可驗也且九為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為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夫嗚呼靖康之事雖由

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之
先生曰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是也
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
恐其不終故書曰天難謀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
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為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
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為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僕曰若
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先生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
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不能懷也故假天
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年七百年而今尚未
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僕退檢史記武王滅商
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
應設以辭楚兵乃去蓋使之以事以拒其言也僕後以

此質於先生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
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
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
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先生曰且六經之
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
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
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
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
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
彼三人者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

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顧成之廟稱
為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為高宗蓋當
時群臣凡心中所欲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為不可
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偽之風
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
日一年衰乎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謔諛
也相欺詐也沉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
可畏常宜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
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
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當
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古人
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某嘗見老先生言唯劉炫之
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
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情如常矣此
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也往
來固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
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而不少變焉此詩人
之意也若以謂視苗以為穗視穗以為實則失之遠矣
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

人之詩尚無素以為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諸儒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負講說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間獻王好之不得列於學官至後漢大儒馬鄭輩好之遂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短長未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為非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大將燼矣故無所成也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

名而對之乃依墓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
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
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
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
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
寸地宣王受其中輜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
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
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
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曰
班氏特怒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

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
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
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
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
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
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
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
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
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
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
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
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

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僕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之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禍莫大於用兵之成敗而人主為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一日大喜謂其兄且曰某昨夕讀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國不亡蓋每遣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不為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取漢書考之信而有徵

先生一日問僕願能圍碁否僕對以亦嘗為之終不高故雖與人對局亦復懶爾先生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為先着也先生又曰圍碁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碁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碁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之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良平見處

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先生與僕論難子產先生曰子產長於孔子三十五歲孔子以兄事之且以鄭蕞爾之國又時有群臣之亂其後得子產然後鄭乃定然子產之為相時晉楚漸向衰矣又能事晉楚大夫故終子產之世可保無事然鄭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故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僕退而考十二國表皆如先生之言子產長於孔子三十五歲且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生推而上之得鄭悼公元年歲在乙亥而子產生簡公之三年子駟當國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等作亂攻執政于朝而子產討

平之時年二十四矣簡公之十二年丁未子產為卿時年三十三雖為卿而在衆卿之下未得用事至二十二年季札適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二十三年鄭有良霄之亂子產平之始為政史記年紀聲公五年子產卒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日而卒乃鄭定公之八年也其去聲公之五年乃隔二十五年不應如此懸遠恐有一誤也鄭悼公之元年乙亥至定公八年庚辰計六十五年若至聲公五年乙巳計九十一年當鄭釐公之時方晉悼公楚共王爭為盟主而鄭在二大國之間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後晉盟楚師朝至故鄭之群臣以玉帛待於境上而求強者此為無寧歲矣及子產為政之時晉悼公已薨矣平公嗣位志不在於諸侯

六卿更用事而公室早矣當是時楚有邲教之難繼以靈王平王之亂而楚衰矣而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驩心許其更相朝晉楚故簡公之二十七年夏如晉而楚不問也冬如楚而晉不怒也以故鄭不受兵者數十年雖曰子產之功亦值其時適然也或有疑孔子子產之年不應相去如此然子產平尉止之亂乃襄公之十年後十三年孔子生則可知矣昭公二十五年晉趙簡子問禮于子大叔大叔對曰吾也先大夫子產云云先生論及高帝功臣屠狗販繒之徒呼繒字與錫相近僕時聽過不曾上請後檢灌嬰傳注但云帛之總名而已續於韻略檢之慈陵切注云帛也增咨登切以繒為增誠非也餘按尚書厥篚玄纁縞注云玄黑繒白繒也

織細也釋文云似凌切然韻切為慈陵不若似陵之近也錫字乃在耕字韻中徐盈切則與似凌不相類但聲相近耳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一

元城先生語下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時蓋以其相近也然獨
 有一事乃用漢制深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
 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
 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
 即宣帥越帥為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其餘
 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即以前宰相執政後官為帥
 恐其權太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為監司以糾之
 然不過臺省寺監官如有藩臣一事不法即行按劾故
 不敢為非不待朝廷治之而後有忌憚也漢元封五年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部郡國秩纔六百石爾且
 漢制萬戶以上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今刺史之秩乃

在千石縣令之下其秩卑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問事一條謂強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墮矣故唐觀察使則綏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即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亂者豈可輕變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為臺諫使宰相不敢為非亦此意也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收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物禁大盛

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魚盛於元公之時元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弑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獬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堂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既皆有數而人事無益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

言命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但聖人知而不言若不知命尚不可為君子況聖人乎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綱紀大壞賞罰無章生靈至於無噍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生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春夏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或萬物及其衰也君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來相輔佐肅殺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慘然久之僕知其意有所在也遂不敢復問

先生嘗云左氏唯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獨不論天下大體僕曰何也先生曰且以伐原一事論之左氏以論伐原而示之信且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

公何為而伐之蓋文公以兵逼而取之也且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故周人辭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且晉文之請隧非真欲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取天下之德而乃有二王既而周人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而奪之何以知其然耶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懿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且陽樊之人往往皆天子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既圍陽樊又復圍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逼而取之也而左氏復以為美何哉且王室都洛而原乃今原武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

通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畿之地有時而
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仇受賞于平王之禮而
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且天子曰萬乘
諸侯曰千乘蓋言以大制小以強服弱今王畿之狹如
此是晉能定王室一時之難而貽成周無窮之禍也蓋
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
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地方六百里六
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
為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
相覆為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
八百里者失之也及平王東遷洛邑財方六百里爾至
襄王時以河內賜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地至小然

則文公之伐原乃文公至不美之事而左氏乃反稱之
何也故某以謂只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不論天下大
體

先生與僕論熙寧殿試用策時先生曰詩賦經術皆是
朝廷一取人之科目耳使如三代兩漢魏晉之時採取
名譽豈不得人然奔競矯激之風勝矣故以言取人亦
公道也殿試之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問比
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有深意且士
人得失計較為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或居
下第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諂
也儻或有沾激慷慨直言之士未必有益故元和初牛
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對策極詆時政緣此紛爭分牛李

之黨為縉紳之禍者幾五十年以此足可知也蓋朝廷設科目無有難易苟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來應亦有得有失或使之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亦來應亦有得有失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官則其材智名聲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得殿試策可以別人材也敦厚浮薄色色有之唐文宗之言至矣先生嘗云人主之職在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而皆為我用則其運天下有餘裕矣倪寬為廷尉卒史見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牧耳及為疑奏張湯始竒之上問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矣又蕭望之為治禮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且寬身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

居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群臣遠矣且宣帝以少年在民間聞鷄走馬日游三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故二主卓然為漢賢主必有大過人者故為人主不能有術以自知天下豪傑惟左右權臣佞幸之是聽烏能起太平之治哉僕因問曰然則人主用何術可以知之先生曰若使天下之士凡有言者皆得達於上又人主於燕閒之時於其等輩廣訪而備問之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先生與僕論左氏先生曰祁奚請老外舉其讎內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一年晉討欒氏之難因叔向叔

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奔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僮以七十而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雖不足怪然不若史記之所載也因取史記示僕晉世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群臣之可用也祁奚舉解狐又舉祁午先生曰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十而請老也但舉群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為正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窈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

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臣聞答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答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數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教諸

候伏欲恐或非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
無令俗子知恐生謗議爾

先生嘗曰難哉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己之所能為又
須知君之所能為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者也
且如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當深知元帝之為
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等夫望之雖為師
傳然比之許史則其情踈矣且能聽踈臣之言以逐親
愛自古人君止一人能之秦昭王也且宣帝何如主也
猶且委任宦官蓋寬饒一觸而殺其身則其權可知矣
元帝至昏庸也其視昭王宣帝猶天冠地履也是豈能
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譖堪更生下獄時元帝初即位
不省謂者召至廷尉為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又為太傅知太子仁柔
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
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
何等事者也亦不容無罪矣是錯誠非長者然言亦可
取嘗上疏云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此亦
不為無理故凡人之性明銳者當輔以寬和謙冲之道
其性仁柔者當輔以發強剛毅之術如此乃有貴於學
矣

先生與僕論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堂

兩字人多不詳太宗皇帝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

堂之廬正字英廟諱蓋此四字出於李尋傳且玉堂殿名也

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夕汗

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徹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
上言之摘去二字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乞
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
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廬或在黃門時
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
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衣汙玉堂之廬師
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
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
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
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
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則玉堂殿
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

後數日僕問先生曰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
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
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
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
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詭僕怪蕭何
如此乃吟一絕云創業艱難尚爾為太平奢侈可前知
欲令後世無能過可笑蕭何爾許癡僕因舉此詩先生
笑曰此則固然然何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
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
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
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
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

復至洛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
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
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
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
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
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
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
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
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
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
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

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為後世法譬
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於海其
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
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也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為文言者真孔子之所作乎
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
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實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棄公
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體
仁足以長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且孔子生於襄之

二十二年當穆姜為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
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
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

先生嘗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
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
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南
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
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
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其後子由亦
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
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

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
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
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時急救之故
為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
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
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
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
相見嘗託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
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
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
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

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即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先生與僕論歷法嘗曰古今歷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歷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示僕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二年後

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己漢五年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寅蓋徐廣推歷以謂此三年合閏八月四月正月以歸餘於終故閏九月也非獨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群臣既誅諸呂迎立代王閏月己酉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且己酉辛亥相去三日已隔一年則知閏月者乃後九月也僕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為夏以夏為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踈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且十一

月未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疎想見大抵色色如此
某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
有大於此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為也若當時只敗黜
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疎略如此宜其敗
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聖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
者年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顧
彼宦官安知之其遇禍也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
久矣始於正元十二年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凡十四
年亦嘗作為文字後二十六年乃有甘露之禍且太元
惟以進退消息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故曰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嘗仆所為碑停叔王睿顧其家衰
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王
睿乃天以佑魏氏也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尚主遂為房
氏大禍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終滅其族僕後考魏氏
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莘莘生
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暮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
其禍或若房氏豈有再振之理先生曰停叔王睿乃天
以佑魏氏於斯信矣

先生嘗曰宰相之任難哉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矣元
載既誅時望歸劉晏代宗懲前事遂擢太常卿楊綰禮
部侍郎常袞為相時大曆十三年乙巳歲四月壬午至
七月己巳綰薨相去纔一百八日矣然綰之名望如此

藉使不死假之歲月或恐建立又過於此或曰非也當時縮衮齊名衮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罷故物議如此至目為輜伯則縮之早亡未必為不幸也蓋權者人所嫉持權既久而亡所建立其被謗也不亦宜哉

先生一日與僕論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僕曰已嘗考之不能盡解先生曰老先生修資治通鑑日劉貢父兄弟皆預討論時二人性好古書古字之於左傳史記西漢尤其所長某常以此事問之貢父曰亥字須依古亥字解之然後可通今因吾友之問當分付之先生乃取左氏史記并紙筆於卓子上再三箋注且曰非好古者不足與語也僕祕之久矣又恐因而泯滅輒著于後魯襄公三十年晉平公十五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

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謂正月

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師曠曰魯叔

仲惠伯會郟成子于承匡歲在文十是歲也狄伐魯

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史趙曰亥

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下亥上二畫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六旬也先生解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七十三之中閏餘乘

除可得此甲子之數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

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
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
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冬十月甲午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
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
公之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
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
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
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
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筭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者注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注也
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反則當如此收寫其左豎

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筭子六數則
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
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
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日
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
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之類是也與書
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

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
言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
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又問
僕曰文王重易六爻則今之六十四卦皆文王所作也
而易言包羲氏以來聖人已有所謂取諸益取諸睽之

類何也僕思有以對未能也先生曰神農作耒耜得益
之爻耳非謂當時已有益卦也他皆類此不然上古結
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
取諸爻則是未有書契已前已有夫卦矣蓋伏羲造書
契得夫之義也此理甚明先生又曰今之所謂繫辭者
乃古所謂大傳也司馬遷傳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
百慮同歸而殊塗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
也又云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然今易中無此兩句
則亦恐大傳之言也今失之矣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
是故謂之爻凡兩言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謂繫辭
則凡一卦之中所載之文皆其辭也以辭繫於一卦之
下故曰繫辭今人乃以大傳為繫辭此後人之失也故

詩序亦謂之大傳蓋傳取其解經之義爾如春秋有三
傳之類俱取其釋經也先生曰吉凶生大業韓康伯注
云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此言非是蓋謂有興有廢湯
武秦漢之事也又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當為正以直內又云能說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當為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輩
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極繫利害五經其來已遠
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爾若
或為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
其害萬萬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慎重姑置之
不言可也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
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曰何也先生

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得失若
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爭忿故魏
公存之不論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一

樓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二

劉先生譚錄



權往官二浙自壬辰歲南赴己亥北歸道睢陽者五六
每維舟河梁侍公譚誨累日而後去所得語言繫邪正
得失者必退而書之策凡二十一條餘皆不載時閣以
自警云具茨韓權叙

公曰先人往任西京監牧使懲前政門賓之弊更不延
士人於門下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且以其樂於教育
故白公遣某後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
所疑質焉公忻然告之無勸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某
請問其目公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及臻其道
一也復問所以致力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
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

掣肘矛楯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樓抄本

公言其平日康寧之狀云某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某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祕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璿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某自絕欲來三十餘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己未嘗傾側靠倚飯已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無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初無所苦書字如

服先人之訓先工正書然後學行行已能草今人未能正書而便草如未能坐立而便走也安有是理故終身未嘗草字與人書尺至老未嘗使人輒代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某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奉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孫不祿故至誠入神聖人豈吾欺哉某往見人有子之喪或自以為達而一切不恤或種二期為過戚某皆以為非然處人倫名教之地安得晏然而已乎然於其中作工夫亦不須也某則衰經如執重喪而起居飲食如平日

公曰某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遇之於塗余去席

帽涼衫歛馬於浚溝廟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某若無所據則為犯義微仲歸不下廳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不樂范相之出由某章疏已而復拜呂相遂擬某真定宣仁難之呂云劉某曾言紙仁今既復相宜少避之宣仁曰今既不作言事官自不相妨其後樞密院奏事宣仁申前語韓師朴言如呂之對宣仁曰如

此正人宜且留朝廷遂輟

公曰韓魏公謂文潞公曰劉某風骨甚類吳長文潞公曰誠似但長文有短促之相某今名載丹書位故不及壽實過之蓋前輩例能閑人如此

公曰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言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如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公曰潞公氣稟雄傑而非傲物魏公和平接人略無崖岸所以成大功者以其有量也凡遇大事自審於心足以負荷故不動蓋定力也其於庶事則迎刃而解至疑慮難處者必研墨運思從容之間已了於習中便下筆

皆天資明敏而絕人遠甚矣

公曰溫公詆釋氏著論云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吾不信也某問如何是妙處公初不答再叩之則曰妙處在無我千經萬論只辨一箇我字又問如何是妄處曰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某云今王法雖至殺戮不能已人之為惡何者苟有不肖之心自弃其命何所不可今有人至佛寺觀畫壁見地獄相遂有易心為善者佛之設此俾人或易惡而鄉善耳且鄒衍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言六合之內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外聖人置而不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有益不可以為定論也公曰吾欲扶教耳某云扶教則可公曰溫公當揆路日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

子如救焚拯溺何暇論異日事元豐之末京東劇寇欲取掎克吏吳居厚投之鑄冶中賴居厚覺蚤問道遁去不然賊殺一轉運使後官得晏然而已乎

璿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溫公一人而已公以為何如公曰學術誠然若宰相之才所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為第一蓋當時正人多短於才所謂愛而知其惡也

公曰范純夫其問學修身固好若造理與立事未在其氣質弱於劉道原若論道原之子義仲本佳近亦變壞楊子雲稱言心畫義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亦其心術之不明類此某每於書畫之間有得其人之大半公曰聖人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如

心為怒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心加諸彼而已此如心者也

公曰王鞏定國多識前言往行書翰詞章皆不可得但識不明不能見善且不知要困於多欲卒自斃也時王定國立論云城西所立似韓稚圭魏公字也城西者蔡京也京築第亘梁鄭兩門而北據汴在國之西故云定國去歲嘗至京師無成而歸乃作書族人欲變易田業復歸成都迎合時政曲事道流林靈素服其所寄丹藥暴得疾苦楚而死故公言然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為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為之理爾請言事

某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潞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某問之某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某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厦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為也余時甚少氣頗銳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為人之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之間耳潞公默然他日見先人云嘗請令即相見其論甚堅正也

公曰當今之務非出於荆公則入於温公矣元祐諸公

所行蓋有未當處不可全用今日之事則固不可用有一道理未嘗為人說恐萬一傳去使渠輩先施弓箭而不可不為吾子言然則救弊之理莫若只宗神考大有不可及者則漸自正權曰陳瑩中立說固如是也公曰其實嘗語之以此

公曰陳瑩中某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中庸曰道之行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若瑩中者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王荆公為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其始論荆舒日錄也乃歸過蔡卞以為吾用權道且君子立言行已當本之誠此之謂誠可乎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善善惡惡或原心定罪則有之何嘗有嫁罪

誣人之事今欲正一大事而枉筆且誣人是自招曲也如此安有能者乎

公曰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而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恥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後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秉行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朝廷怒則下次直李大臨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使行詞頭復封還之更奏

復下至于七八後雖大臨當制特付子容固執不行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殺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公曰苟卿云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此似太窄某以謂人主當選執政執政內選百司官長官長選子司衆寮外選監司牧守監司牧守選郡縣官使其才之誠然而後用比之一一掌差吏部注授豈不相懸乎漢文帝問右丞相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皆謝不知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宰相上位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此其職唐德宗使陸贄為政凡宰相所以進退多士收取威權者贄皆歸之近臣於榜子集等見之此宰相之最難某以謂三代以來為宰相而知其責任者唯此二人若陳平者出於成周之前為不足道蓋當時為士者人人知此其生乃在衰周之末戰國從衡之餘亡秦絕學之後楚漢爭戰之際崛起為相而能知其責任非細事也故論人又當以世權乞言公提獎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董生不云乎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二者不在乎他在乎加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行為貴

公曰士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
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
乎某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
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温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
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大行中先人出
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非
庸愚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
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
為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
矣

公曰某往竄嶺外數年一日所厚士類數輩致殷勤之
餘輒相鄉垂涕某曰豈非某有後命乎再三問之始曰
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請公早自裁無辱某
從容留飯已而告之曰知君至情而某罪大謫輕若朝
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而勸百
亦助時政之萬一某之志也何至劾匹夫匹婦自經於
溝瀆哉卒不為動而使者乃過旁郡蓋累聖相授不殺
近臣執政屢造此禍而不克故設此計欲以虛聲見懼
使某自盡耳於此見公處生死之際不亂如此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二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三

劉先生道護錄



宣和六年歲在甲辰春二月十有二日初至南都先生
劉公所候于門以所摯書楊先生書并謁入少焉傳命
肅客免冠帶以燕服見老矣就廳事設二席南嚮東上
席間函三尺公着皂半臂杖策人扶而出儀貌魁傑長
八尺音吐如鍾琤趨入長揖不冠不敢拜寒溫畢就席
公曰老病耳聵且欲與賢者促席不罪非禮坐定設茶
公曰中立先生安樂理曰先生極康強環堵蕭然樂堯
舜之道聞理西來將來見待制先生嘉理知所尊慕又
懼謝客不得見持致手書先容公曰中立門人過此往
往必來相見然某何者理起立拱手言曰理晚學小生
慕望盛德有年矣敢問先生所以成就高名大節與當

時出處之跡願聞一二公曰某當時粗有成立實緣孀
子教誨所賜朝廷初除某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孀子謀
曰朝廷不以某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職不比閑慢差
遣須與他朝廷理會事有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
孝治天下如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孀子曰不然諫官
是天子爭臣我見你爺要做不能得你是何人蒙他朝
廷有此除授你若果能補報朝廷假使我不選甚處隨
你去但做某遂備禮辭免尋便供職三日後朝廷有大
除拜某便入文字論凡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
理曰論子厚何事公曰為他在蘇州盜買民田某不似
近時言事官備禮一章便休直須要見起倒及至得罪
子厚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詭

着也怕八州惡地某歷遍七州於其中間又遭先妣喪
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跣足日行數十里脚底都
穿破一日下程大底兒子悶絕於地後來究竟不起今
只有老夫與兒子兩人在耳理曰天相我公為斯文作
宗主幸甚幸甚

公曰憶得初南遷時舉家骨肉兒女都旋學飲酒相告
云我今日喫得一呷有云我今日喫得半酸某平時飲
酒頗多至是却不飲後來到嶺外舉家着瘴唯某獨免
乃是不飲酒之力蓋南荒極陽之地酒性至熱冒犯極
陽之毒中又飲酒此乃致疾之由理曰先生窮理見道
自與常人不同斯言自可佩服
理曰士大夫諛佞成習餘二十年忠義之風掃地近時

陳右司可謂豪傑今又不幸深為天下惜公曰瑩中竟不曾相識後休某却兩曾薦舉於朝元無半面可謂公舉也軒渠一笑理曰書問相通否公曰只是後來間或通書不曾識面理曰瑩中既沒張無盡又下世人物相繼殂謝誠可惜公無語理因請曰張天覺相公畢竟如何公曰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理曰謁見大人先生不可以無摯適來書詞所恨不工仰瀆高明願先生幸教之公曰書詞煦好足下果能自愛何患不立因問曰曾識箇李光麼理曰聞其名公曰一箇好官員只是可惜為蔡攸所引渠却自悔近以書來見謀因為他處將去也理曰願與聞之公曰某聞道蔡氏父子人之視之猶陷阱也唯恐墜焉公今失身於

此何以自投必不得已勿示所以厭惡之情徐謀引去理曰可謂藥石之賜也仰體厚意謹當書紳庶幾其果有立乎理求退因起謝曰小生何幸今日獲瞻高明又聞訓誨銘心鏤骨感激不忘不敢久勞台重逡巡就舍公揖坐顧左右點湯曰子游中立先生之門公見謂必稱公非所

宜蒙也輒更曰子後準此

又辱下問某何敢當然而不敢不盡願善

自愛回來相見病廢無緣造謝不罪既退公手簡叙謝首頓首未再拜其謙抑如此

是歲仲冬還自京師初六日過南都再見先生顧理曰自拜別後前月一病幾不起五六日來方稍安耳理起謝曰不知尊體偶爽節宣不得啓問起居公曰初因全身仆在門限上右臂幾折至今未能涉筆四十二日卧

病不曾交睫直是無睡常人三兩夜失眠便覺神思恍惚某都不覺自從此一病後却覺心氣短殊不相續以此且罷讀書前此未嘗輒廢卷也理曰先生多讀何書公曰看韓文且要不費思索耳

公問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理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閣門引見上殿公曰誰所薦理曰傳聞是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公曰某今年七十七有表姪子善推命道吾叔未在十一月一日遂拜告命理曰直閣新命雖未足賀亦朝廷起廢之漸天下人望所歸不知何日慰彼黎庶公曰某病廢何敢當人望但天下正人相推往往見及耳俄而笑曰做官倒長某四十二歲以論事不合乞罷朝廷遂以為集賢

殿修撰廣東西走了二十來年今日却得直閣

理曰頃獲侍坐聞先生說即官李光後來罷去果能不負所教公曰此人亦識道理微撥着便省理曰幸賴先生主張吾道公曰天地覆載之間爾許大老夫獨立杜門却只是主張吾道與學者言未嘗及他理起謝曰斯文幸甚公曰某何者天下正人乃以某為準則却報至公披閱有詔申禁蘇黃甚嚴顧理笑曰此亦有以致之為他當初主張太緊某往時蓋非不留意文字所著述亦甚多自從得罪後一字也不敢作求為墓誌者皆善謝之前後所辭無慮二百餘家以此今日且得無事耳理曰先生舊所著述可得見乎公曰頃嘗與楊中立已下十餘人論易大凡今之學者言象數則諱談義理言

義理則耶說象數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
又非通論是兩者兼通始得待稍安樂集取舊說成一
家之言其留意於易三十年矣但未能成書耳程曰先
生舊所進章疏願借一二以為法式公笑曰此尤不可
也兒子輩比編成四五策來與時事揔不合其論事非
如今日言官備禮一章便休必行而後已程曰往拜見
時聞先生嘗說連二十四章論章子厚公曰論章子厚
十九章論胡宗愈二十四章

公曰元祐黨人有七十八人是正名後來附益者不是
今七十七人都不存唯某在耳程曰此天意也天留我
公將有所屬公曰當時南遷三十口今只有某與兒子
兩箇在耳一家盡是新骨肉若無箇道理處置也只隨

他去也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程沉吟良久
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樂法
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
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
一也某自後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
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子試
觸類求之直是無窮某以此杜門不與時事極快活其
樂無窮任恣生也動某不得定也定也

程問學者所守要道畢竟如何公曰尋常未嘗與人言
既蒙下問不敢不對學者所守要道亦只是一字更無
兩字只一勤字盡矣學者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中立
門人有黃鏐者亦見問嘗以是告之程曰甚善甚善只

為至誠無息學者誠以為主勤以行之不亦善乎公曰誠是本勤是末求之不已謂之勤總有間斷便不可謂勤也

程曰中庸誠至矣公曰今之學者不知有此中庸是學者宗主大率用意又不可偏枉須由中道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程曰何謂兩端公曰兩端只是首尾無兩般事若由中道則無時不正釋老之道皆未免入邪

公曰有盛待制者名濤此字記憶未詳嘗有一語可取

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其人雖無狀當日開此一談却有可取其每為人言之

程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

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初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指畫膝上教程曰題云某日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問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犴既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程問每見太學正滕茂實云嘗得款侍教誨其人果如何公曰亦能文是其女夫之弟也自高麗回得太學正耳

程請辭因復問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何謂致曲
公曰至誠之道無處不是着一事上便是曲致曲以通
之也

樓抄本

公又曰學者直是先理會取根本始得其他末節都閑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根本後凡
所見聞都奔轍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卧無處
不是中立以謂如何程曰楊先生常愛說一箇仁字其
道甚大公曰大都根本只是箇誠仁在其中矣譬如造
酒須下得脚是始得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不是終
不成酒人若不知根本雖勤無補性明試以老夫鄙言
思之須得箇道理去子試思之有無窮之味某後學温
公時亦只得這箇言語這便是精要處也程起謝曰小

生何幸乃獲聞此精要之論公辭謝曰以子聰明若能
護以至道他日遂成令器耳程既起公曰善自愛致意
中立病臂寫字不得不及作書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三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四

江氏表心性說



心說

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視能聽能味能嗅者有心為之官而管攝之也後使群動鼓舞萬物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為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為之君而命令之也心為之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放心賢人勿喪心聖人縱

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忘天下能忘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若固有惟縱心故能不拘於天下能不拘於天下然後能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此心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倏起之端倪亦不得瞥去之蹤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狂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瞥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時由念起念自心生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故矣罔念之狂則心心新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慎耶四方萬里以

為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為虛空則虛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一漚漚緣風激空自妄生妄本無妄空亦非空空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亦非空同一真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其為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此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絕矣言絕之處心境昭然心通境亦通攝萬物於一塵不為不足故會四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徧一塵於萬法而不為有餘故推思足以保四海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其可自

狹耶草木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則無好惡無別則無親疎自其異觀之肝膽甚遠矧無好惡親疎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為一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理心同一體爾一草一木一榮一謝吾心之理實在焉一虫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為無知而夫之以斧斤可乎以為無別而困之以羅網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虫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一草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況掩羣而畋竭澤而漁童山頽林暴殄不以時者哉豺獺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知無別非此心實偏於其間者何因而致然况其類自有相賓相使相制

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為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蟻之丸蟻之粒與夫承蜩貫虱者同一心之巧用也螳螂之斧莎鷄之羽與夫扛鼎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扁之斲庖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一心之妙用也人君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收天地之成功幹四時之樞而摠一歲之能事雷風疾驅而號令紛馳雨雪霜以時而政刑並行九重淵默龍見而雷聲四方赫怒冰凝而淵止用於大天地不能囿用於小塵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通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也惟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如此為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妙用耶陛下踐祚以來為政取人無彼時此

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所在可謂達用心之時矣陛下之心即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即一祖五宗之心一祖五宗之心即堯舜三代之心也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時則治同念是雖惡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非雖善亦惡矣齊宣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牛之觶餽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考為念即當以一祖五宗為念以一祖五宗為念即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以桀紂幽厲為念即當以齊宣舉心動念為念充此一念則仁不勝用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記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理非

通乎晝夜之為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為一此所以為大時又奚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為大奔湟鄴之屬郡陛下不以蹙國為小大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側足之下尺土寸天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下孰有爭也哉舜陶於海濱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於大而不矜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啻足矣心君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大宛

唐太宗銜意於高麗得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以安之可也。彼之土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之安即我安安而不去。即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在處處皆為陛下守矣。蓋一心無二心。故一處無異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踐此也。陛下於鰥寡孤獨。常時有養。疲癯老疾。冬賜以粟。一有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調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生者如此。已死之骨埋掩。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輕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本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異而臣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心。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也。敷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該。能徧。能感。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思。百姓以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為之不樂也。一草一木。一虫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為之不忍也。蓋本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冥此也。陛下以旱乾為災。夕祝而朝雨。以日蝕為變。晝祈而午晦。天固高且遠矣。其應陛下也。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不以侈心用民。故民日勤而不匱。以公

心行賞賞不及者歡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不當者愀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矣其應陛下也如神其故何也陛下心即天心天心即民心是以一言之出足以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表萬世節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為陛下隱幽圜之間天地所不聞而不敢為陛下寃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嚴所以鼓舞天下者蓋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緒靜有餘應紛紛羣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公則言之逆遜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態不足多也端好惡

以養正則人知向矣致剛健以養方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故精神外通虛以靜養故純白內含養之既備故用之不匱擴之則彌滿天下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則萬夫不得睥睨鑄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為政故日新而人不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當契此也心之言如此其廣且大彼枯於形骸之內見於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為妙道之得曾無異於鼓井淖以議東海坐蚊虻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烈可謂孝矣必欲豐功偉績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當出自曾襟無矜於一偏之論無蹈於已陳之迹故臣敢以心說獻願賜燕閒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周曰使道可獻子莫不獻於其父臣莫不獻於其君以

道為果不獻也周所言道也臣所知說也說本無說心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

性說

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甚衆未曾有一言及正性無性非無性也謂空無自性也若有自性愚者常愚不可以為智智者常智不可以為愚狂者常狂不可以為聖聖者常聖不可以為狂為其空無自性也故不可以不習習者學之謂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性如美田種藝耘耔以時益以灌溉苗實豐美若其不力稂莠滋遂及其成也不若稊稗種藝耘耔灌溉之効猶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也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習至於成不可移矣雖曰不可移又何嘗

不移哉若有自性則不移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狂與聖天地遼邈豈特上智與下愚哉只在一念克與罔爾克與罔習之謂也非性之有狂聖也亦非狂聖之終不可移也性如空焉無有相貌無有聲味無有小大無有廣狹以萬寶衆采飾之而空不受其飾而亦無所措手而加飾也以糞穢而汚染之而空亦不受其汚染而亦無所施其汚染也是猶以智聖飾其性而性不加增以狂愚汚染其性而性亦不加損性如水火水火之性徧一切處取之以陽燧見於照用烹飪之功而火之名屬焉取之以方諸見於潤澤飲濯之用而水之名繫焉水火之真性豈嘗顯照用烹飪之功潤澤飲濯之用然亦未嘗離水火之性而有也方其語性智

愚孰名狂智何有敦兮若無名之樸湛然如九淵之止
水無有波流不見文采縱欲喪心狂之名生行日見德
日新由必在道繼不踰矩而聖之名立分別淑慝沉幾
先物是非了然不惑於心而智之名見沉於嗜慾汨於
利害桔其天真茅塞其心終身不靈而愚之名隨之豈
其性哉亦未嘗離其性而有也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
厚日月星辰得之而明雷風雨雹得之而震蕩鼓舞披
拂潤澤用而見於止而名山見於流行而名川芸芸名
物蠢蠢蠢名鳥獸虫魚皆吾性也不可謂之性也性無名
見於事物然後名生為人莫不有性指一物一事名之
則非性也仁義禮智四端固出於性指愛而議仁仁當
其名指仁以為性性不受也性無二名仁非全名禮義

智亦然擴而充之溥而大之所以為智為聖不能則為
愚為狂出於習也非正性也孟子指性善以謂人之生
也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今有赤子卧之空室飢則乳之
不見一人不交一語及其長也試問之孰為汝親孰為
汝兄汝愛其親否汝悌其兄否赤子終不能知其為兄
親也亦不知所以愛其兄親也方其提孩乳哺者教之
呼其父兄教習既久見之亦數親愛之心生焉豈正性
哉指性以善不可也易曰利正者性情也不曰情性者
性之情動而正也則近善矣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亦通乎故習然後能見可欲之情
謂之善可也新室因孺子十六年而不能名馬牛馬牛

非異畜長大而不能名者不習知也兄親出於天性不能知愛與悌者亦不習之過也習之則孝悌之名生不習則賊天滅性矣荀子之言性惡其善者偽也以人之性生而好利順是故爭奪生而疾惡順是故殘賊生生而有耳目之欲順是故淫亂生則人之性惡明矣不唯不知正性而又不通故習以其自見而言之也黃帝生而神靈后稷生而岐嶷堯舜之於仁性之也苟不通乎故習均是人也天胡為獨以神靈岐嶷畀黃帝后稷以仁之性付堯舜羊舌鮒初生母知其必以賄死不通乎故習均是人也天胡獨以不義賄死與羊舌鮒是不然也性如珠在泥如白受采珠雖在泥今古一如未嘗變也白之受采隨染而化無有定色性無古今習通古今

唯通於古今故羊舌鮒之以賄死豈一日之積哉其來有自矣是以神靈岐嶷不獨私於黃帝后稷仁之性不專畀於堯舜也荀子以性為惡見於習性者然也不通乎故習雖習性亦未能究之也揚子以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是知其習而不知其性非可以習名也以善惡之相混言性如折竹然一以為箒一以為矢一以為縛一以為編雖不離竹不可編縛箒矢名竹也亦不可離竹而名編縛箒矢也合之而為竹則無編縛箒矢之名離之而為編縛箒矢而竹之名絕矣今以善惡相混言性是以編縛箒矢而名竹也而竹亦不當其名名體絕處正性方出韓子之言性有上中下三品上者善中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

所以為性者五仁義禮智信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行於
四中焉者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
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有見於上中下則有自性矣有仁
義禮智信則有當名者矣性如水中鹹膠中清陰中影水
中日決定是有而不可得應之鷲不可以為慈化而為鳩
則鷲心盡矣橘之甘不可以為苦變而為枳而甘味忘矣
若有自性鷲慈甘苦不可移也因習而名上中下可也以
正性有三品不可也仁義禮智信固出於性不可以名性
且以水言之學者之言水則曰下孟子亦云性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今有圓物非具水性也遇上則逆遇平則
止遇下則順而疾趨以是物為性下可乎洪範曰水曰
潤下蓋未嘗指潤下為水性也下水之勢也潤水之澤

也濕不可作鹹唯澤故能作鹹蓋水之性濕而已流而
為江河潴而為陂澤散而為雨露千變萬態不離乎濕
以水之性為下可乎以人之性為善可乎性若具濕火
性不復存矣蓋二者之性各相偏也由是觀之濕且非
水之真性見於功用之性也如見習而言性也老師宿
儒咸以孟子性善為近亦如見水之濕指以為真性而
不知真性無性仁義禮智信亦無不性亦在習焉然後
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此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性無間言相近則疑若有間矣有間非全性也中庸
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之命人性於生氣之字
如以小大之器納虛空以大小之相形疑若有間然所
納無非全空人之稟性生而通故以習言之或生而習

或生而愚亦疑若有間其具全性則一故曰性相近也
習之又習率之又率智者益智愚者益愚故曰習相遠
也所謂不移者見於窮年沒齒習之已成之為言也若
終不可移與書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得無戾哉聖人之
言各有所當故曰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非正性也指習性
而為性也或曰誠或曰氣或曰心或曰神或曰道或曰
天或曰命與所謂性一耶二耶曰非一非二如空與日
光方其日未昇則空光顯日既昇則空光滅以謂全是
日也非無空光以謂有空光也而不可分七者之於性見
於感天地通神明格萬物信豚魚則謂之誠見於至大
至剛舉天地生陰陽行四時育萬物其存於中若嬰兒
之息綿綿若存而未忘發而見於外浩然不屈萬乘不

畏三軍義之所在百死不怖則名之曰氣潛天地宰萬
物能以能近能以能黃能變能化迎之無首躡之無後
擴之彌滿八極掃之不見蹤跡名之曰心鼓舞羣動莫
知作上作下如風無形舍於心而無所感之則通獨妙
萬物名之為神無不由也無不通也立之以為極得之
以為德流通為五行不易為五常父天母地徹古該今
強名之曰道無為也非自然也無作也非任之也仰之
而蒼蒼豈其色也哉天得之而為天人得之而為人馬
牛得之而為草飲泉不得已而名之曰天天使我有是之
謂命所以告諭風動四方之謂命所以名萬物之謂命
名雖不同其體則一所謂轉名不轉體爾合而言性則
濫析而言性則殊不合不殊正性之理方見子貢孔門

之高弟而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宜其諸子各持其
說不見折衷於聖人第未之思相近相遠不移之語爾
正性一毫不可以加損習而至於聖人猶有習愚未除
起惟性起無一事一物不起滅惟性滅無一事一物不
滅性非起滅也若有一毫不盡皆習性也是以無功用
者猶在半塗全性之習了忘功用全習之性念念起滅
非大聖人孰能與此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四

